



08054

西漢年紀卷二十八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哀帝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也年三歲嗣

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綏和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

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本紀帝初即位

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

焉孔光夏四月壬寅封帝舅丁明為陽安侯傅妃父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一

退補齋藏板

晏為孔鄉侯

外戚傳恩澤侯表載於五月立皇后尊傅太后詔後按恩澤侯表丁明傅晏並以四月壬寅封又師丹上書曰

考異曰漢書本紀封身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又

外戚傳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此據明甚是二人之封在立皇后之先無疑當是本紀因立皇后尊

傅太后故附於詔末耳今從侯表或疑王寅先於帝即位五日按外戚傳以為傅太后封非帝丙午即位

之後諫大夫楊宣曰五侯封曰天氣赤黃丁傅復然

也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五行志建平侯杜業

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

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

考異曰通鑑載於七月莽免之後然此書本為王氏

設使莽已免不應尚以為言當是莽未免時上按傳

載書後云又言宜爲共王立廟京師高昌侯董宏亦
言宜尊帝母丁后爲帝太后董宏事旣載於四月不
應業此疏卻在七月今移於立廟京師之前按考
異云則此上富有董宏請尊帝母丁后事此後當有
杜業恭王立廟事此
本俱不載疑有脫落

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
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
嫉妬同產兒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
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
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謬於海內
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

卷三

西漢年紀 哀帝

二

退補齋
藏板

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早以義制恩安百姓心
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

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

竹刃反

天下此人在朝則陛

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

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所言合指朱博果

見拔用

杜周傳

由是爲光祿大夫

博傳

六月詔曰惟世俗

奢泰文巧而鄭儻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

讀曰遜

而

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儻之聲興則淫辟

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

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
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
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
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
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
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
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
邠音方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
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侯樂人兼雲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招讀典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

夜誦員五人剛別音拊音膚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音池員

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

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音等音工員

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

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

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

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

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

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緜
漫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

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等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

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

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

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

會員十二人鈔姚音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

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等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

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共七十二人給大官音動馬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四

退補齋 藏板

酒共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

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

法或鄭籥之聲皆可罷奏可禮樂志詔曰曲陽侯王根

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

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益封五百

戶丞相博山侯孔光大司空汜音鄉侯何武益封各

千戶本紀元后傳 考異曰此事通鑑載於七月王莽益封事附見蓋通鑑據元后詔書耳按本紀

四人益封在六月又莽傳載莽罷就第公卿大夫多

稱之者上乃下詔益莽封二事自不同時當是元后

傳取三人益封附作一處非事實也今從本紀及莽傳 左將軍師丹建言古之

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
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
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
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
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食貨志詔曰制節謹

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

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

民爭利百姓失職重直用反困不足其議限列本丞相

卷之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
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
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
過品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
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本紀食貨志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
后坐旁大司馬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

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巳五字據荀紀

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

賜餐又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憫焉其以黃郵

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

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莽傳顏曰綠車皇孫之車考異曰百官表以為十一月

月丁卯荀紀載於七月丁巳按莽免師丹代為大司馬四月徙大司空百官表載丹以十月癸酉為大司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六

退補齋藏板

空不應莽免反在十一月又丹傳云代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表載丹以綏和二年七月庚午封則知百官表所謂十一月者蓋字誤也荀氏漢紀獨書於七月當是此時表猶未誤耳今從荀紀復置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百官表初薛宣為丞相

時弟修為臨菑令後母常從修居官宣迎後母修不遣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

者兄弟相駭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是歲博士東海申咸給事中製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

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初良反下同咸面曰

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脅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高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

卷下

西漢年紀 哀帝

七

退補齋藏板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

竹兩反

也况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

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爲

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

丁禮反

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

音侈者與痛音

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諛不

可謂直况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

而趣

讀曰促

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

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

錯千故反手足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

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誘發忿怒無

它大惡加詆欺輯與集同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

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

人不直况與謀者皆當滅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議

臣丞相孔光大司馬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

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滅罪一等徙敦煌宣坐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韓宣帝少而聞知王氏驕

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司隸解光奏曲陽侯根

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

貪邪臧累鉅萬縱橫胡孟切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

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

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與管同朝政推

親近吏簿張業以為尙書蔽上墜下內塞王路外交

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巖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凡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按原本無案根骨內至親以下文意不屬今補入

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

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况爲庶人

元后傳

八月鄭

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

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劔佩之招殿前署長命

卷天

西漢年紀

哀帝

九

退補齋藏板

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忽

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五行志荀紀

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八月下有庚

申兩字按長歷是年八月丙寅朔無庚申兼五行志云九月庚申地震九月既有庚申益知八月庚申兩

字爲誤今削去之上使使侍中光祿大夫傅喜問待詔黃門

李尋曰閒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

重反極言母有所諱

考異曰李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五行志緩和

二年九月地震又表傳云傅喜自衛尉爲右將軍及

免右將軍以光祿大夫養病在七月不應九月尚爲衛尉也百官表建平元年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爲尋大司馬則知衛尉兩字當易爲光祿大夫乃是尋

對曰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伎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暗同

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蛻數作本起於晨相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十

退補齋藏板

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

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

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

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

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

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

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

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

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

列星皆失色厭厭烏點反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

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

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

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

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哀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

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

低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

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

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

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厭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止堂不

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與穢

同 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

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

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

則伏不見而為彗弗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

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

右與弗同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賊欲速

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

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聞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

卷六

西漢書紀 哀帝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窻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於六反恐後有雷雹

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

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

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

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

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

鼓之相應也令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尙書近

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

有諺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故曰朝廷亡人則
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
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
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
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曾亡柱幹之
固守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
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
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功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
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
誅滅智者結舌邪僞竝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
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
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
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
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
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

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讀曰天下明朝廷皆賢材

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留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

不從然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

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堤李尋傳待

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按原本脫待詔以下十三字今補入今

隄防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

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析東與東山相屬

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

卷三 西漢年紀 哀帝

出

退補齋藏板

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

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

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

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

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

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

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開河再西三

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北之民當水

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

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

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

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墮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

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

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

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

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

卷六

西漢年紀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

得以漑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

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濫不可以

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

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

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人

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

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

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
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
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
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
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卽此水
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
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
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
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讀曰疲於救水半失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六

退補齋
藏板

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
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
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
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
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
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讀曰疲民田適

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
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最下策也溝洫志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
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以爲送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謂擅議宗
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宗祖以
下五廟而送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于
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
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

卷二十六

西漢年紀 哀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又曰嘽嘽

他丹反 推推 他回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

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

綫

思薦反

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

伯

讀曰霸

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

讀曰支

并

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

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

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

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

愍中國罷讀曰疲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

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下門反

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

伐朝鮮起元菟樂來各反浪音郎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

卷三六 西漢年紀 哀帝 大 退補齋藏板

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

而遮反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

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

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

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

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

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

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所例反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九

退補齋藏板

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鬻與鬻同勿伐邵伯所茇步葛反思其人

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邱呂事反有殺所列反故春秋外傳曰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祖禘則曰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墀則歲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讀曰墟失禮意矣韋元成傳

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

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扶元反滋貢禹毀宗廟匡衡

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所角反復故紛紛不

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

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闔崇薦龔勝帝自為定陶王固

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音杭父音甫

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坐常

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子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

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

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

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

登天

西漢年紀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兩龔癸酉徙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百官表考異

傳年正月徙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百官表云十月癸

酉而荀紀因之按薛宣傳宣生子况傷申咸免侯內

有大司空師丹議表載宣免侯在綏和二年則丹為

大司空在今年明矣意者丹今年十月徙而傅喜以

正月拜大司馬故傳總言之耳上少在國時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

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

氏權丹自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先帝不

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
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
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

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
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師丹傳中壘校尉

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春秋以求
助光卒不肯時五官中郎將不其房鳳光祿勳王龔

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歆共校書三人皆侍

中唯鳳龔許歆劉歆傳儒林傳因共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

卷六

西漢年紀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

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

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

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

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

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

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量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
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
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
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
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
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
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
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
府伏而不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讀曰疲

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
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
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
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

卷六

西漢年紀 哀帝

詔

退補齋
藏板

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
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
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
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
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
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
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
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

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
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
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
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大司空師丹亦
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
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眾儒所
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徙守五原

劉歆傳

王龔亦出爲宏農太守房鳳九江太

守

儒林傳

丞相司直喻麋郭欽奏豫州牧鮑宣舉錯煩

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

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眾所非又奏京兆尹薛脩皆

免

鮑宣傳 百官表

光祿大夫朱博爲京兆尹

百官表

燉煌太守

奏陳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

徙安定

湯傳

西漢年紀卷二十九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丁酉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

馬封高武侯

百官表恩澤侯表 考異曰百官表作四月丁酉按喜傳正月拜喜為大司馬

封高武侯考侯表喜以正月丁酉封侯荀紀亦作正月丁酉當是百官表誤今書于正月赦天下

紀丁未有石隕於北地十六五行志荀紀考異曰

字此據五行志又通鑑荀紀書此事于拜傅喜之先按是年正月丁酉乃初六日丁未乃十六日相去六日不應丁未反在丁酉之前也今釐

正之志作十荀紀作十六今從荀紀是日日出時有

卷九

西漢年紀 哀帝

一

退補齋藏板

白氣著天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一

刻而止天文志荀紀定襄有牧馬生駒三足隨馬飲食荀紀

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在成帝時害皇嗣在四月丙

午赦令前外戚傳考異曰趙后傳作四月丙辰按本紀帝以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今易作

午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

親屬皆在尊貴之位非所以懲惡崇誼于是免新城

侯趙欽欽兄子訢皆為庶人家屬徙遼西郡按原本無昭儀

傾亂聖朝以下事義未了今補入二月制詔丞相大司空曰蓋聞聖

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

石州牧守相舉孝弟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

可親民者各一人本紀考異曰本紀但作詔曰今詳詔云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

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如此則是詔丞相大司空無疑今從劉貢父秋九月甲辰有

石隕于虞二五行郎中令襲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

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

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

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師丹傳

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孔光傳

考異曰師丹傳作郎中令冷褒接是時無郎中令之官而荀氏漢紀作郎中令褒無冷字明此一字後人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妄增竝郎中乃官名姓冷名褒耳文紀惟丞相孔光

有中大夫令免令亦姓也今從荀紀大司馬傅喜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以為不可傅喜傳

由是寢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

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

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讀曰變易丹

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

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

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

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

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
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焮音桂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
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

一瞻反 眾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

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

欽初傳讀曰附 經義以為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

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

丹曰闇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古屢字 臻山崩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

之職尤廢焉乃者以撻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乃為

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眾雷同

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于朕及君奏封事傳手

道路獲虛采名謗議匈匈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

密懷虛爰反 謖 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

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

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
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
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

惟陛下財覽眾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

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師丹傳冬十月壬午京

兆尹朱博爲大司空百官表以光祿大夫瑯琊郡漢爲

京兆尹初漢以清行徵及爲京兆數月病後爲太中

大夫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綏和二年按表先書朱博

爲京兆尹後以郡漢繼之博以建平元年十月

遷大司空則郡漢代博亦當在建平元年十月後以

必是百官表誤一年今書于朱博選大司空之後以

卷九

西漢年紀 哀帝

四

退補齋藏板

大鴻臚王嘉爲京兆尹百官表中山王箕子幼有肯領所

反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

張由將鑿治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尙

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說詛上及傅

太后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禱

治立受傅太后指讀曰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

及寡弟婦君之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

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

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說詛謀反大逆馮

太后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
或自殺或伏法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馮奉世馮昭儀傳

十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

廣如匹布長十餘丈日而去天文志荀紀甲子夜濟陽令

劉欽生子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卜者王長占之曰

此兆吉不可言時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

曰秀秀長沙定王發六世孫也光武贊論是歲劉歆改名

秀劉向傳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

減一等東觀漢紀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建平二年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

孔光師丹共執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太后

猗于奇反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

遂策免喜以列侯就第喜傳通鑑考異曰百官表

荀紀今從之大司空朱博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由

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

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

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

未獲嘉祐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又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博傳乙亥兩字據五行志策免光曰君相朕三

年憂國之風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

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

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竝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爲是以羣卿大夫

咸情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

綬罷歸光傳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

二千戶考異曰百官表作四月乙未荀紀作四月乙亥五行志亦作乙亥按百官表云四月戊午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大司空博爲御史大夫乙亥遷觀此則乙亥爲是又

五行志云四月乙亥朔按長歷是月丁巳朔非乙亥

也且朱博以戊午除御史大夫既有戊午在少府趙

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舊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

侍郎楊雄李尋考異曰百官表作中尉荀紀作少傅五行志作少府三者不同以史考之

是時無中尉蓋太初元年中尉已更名執金吾矣百

官表成帝綏和二年載趙元爲衛尉一月爲中少府

又朱博傳曰趙元以少府爲御史大夫如此則少府

爲是當是荀紀誤以府爲傳耳今從朱博傳及五行志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注以爲人君不聰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

應天變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疆
殺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按原本
無尋對口以下文
意未完今補入朱博上書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

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
五行志通鑑朱博傳

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平阿侯譚子去

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
董賢傳朱博又奏言漢家至

德溥大守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

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

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

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

卷三九

漢紀哀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朱博傳本紀按原本

無秩卑而賞厚以下文意不相屬今補入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

成寔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

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

太后宜起陵共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

國五萬人穿復土
本紀遣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東送

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丁姬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

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邱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眾下獄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帝初立司隸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

考異曰李尋傳作司隸校尉按

百官表司隸校尉罷于成帝時至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爲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校尉二字衍今刊去

之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秀秀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秀父

卷三九

西漢年紀 哀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向奏忠可下獄秀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災異屢數天所以謹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帝久寢疾幾

讀曰冀按原本無數召見

以下似下文無著處今補入

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甲子制詔丞

相御史蓋聞尙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億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

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
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
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
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
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
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本紀李尋傳考異曰
哀紀李尋傳並作太初
元年無元將兩字今唐本哀紀有之然武帝既有太
初矣哀帝不應復以紀元恐或有元將兩字因存之
今川本本紀亦有元將二字上改制月餘寢疾自若八月丁巳四

卷三十九

西漢年紀 哀帝

九

退補齋藏板

據天文志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
栗未知所繇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
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
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
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
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
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
毛莫如典御史中丞廷尉禰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
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

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李尋傳本紀帝以寢疾博徵方

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

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郊祀志通鑑詔

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封位

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

為百僚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

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讀曰臣傾亂政

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元知博所言

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

卷元

西漢年紀 哀帝

十

退補齋 藏板

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

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羣臣皆以為如宣等

言可許考異曰朱博傳云在將軍蟜望等四十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按百官表蟜望次年方為

右將軍荀紀亦不取今姑以羣臣字代之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

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

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四行父以亂魯

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方命圯族于亂朝政要大臣

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

道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

丞相詣廷尉詔獄甲戌兩字據博自殺朱博傳本紀

紀云博自殺元減罪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一百官表

表載趙元下獄論紀表不同按朱博傳云上減元死罪三等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如此則元未嘗下獄也百官表誤今從紀傳朱博之自殺紀載於

八月荀紀以為七月甲寅按百官表九月乙酉諸吏

作八月甲戌與本紀合當是荀紀誤

散騎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

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

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考異曰百官表

作十二月荀紀作十月按表王嘉以十月為御史大夫代平當不應當十二月始自御史

大夫拜相也明衍二字今從荀紀京兆尹王嘉為

御史大夫荀紀通鑑平當傳考異曰荀紀作十二

月甲寅百官表作十月丙寅以理推之當

是與平當除拜同日甲寅為是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諸侯國

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

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

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彭宣以光祿勳丁望

為左將軍卒以執金吾公孫祿為右將軍百官表是歲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百官表城

門校尉丁憲為太僕百官表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故

泰山太守蕭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

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

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

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蕭望之傳鳥

孫庶子卑援音愛寃反翁候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

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音零將

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與驅同牛畜去

卑援寃恐遣子趨逮音錄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

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告令還歸卑援寃質于單于受詔遣歸匈奴傳

建平三年癸卯帝太皇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本紀考異曰

五行志作桂宮鴻寧殿災今從本紀上使使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

篤不應召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于眾以君為

相視事日寡端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

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闕

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

其勉致醫藥以自持當傳三月己酉當薨本紀有星孛于

河鼓本紀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百官表封

新甫侯

恩澤侯表

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

崇駿

之子也

通鑑

考異曰通鑑云京兆尹駿之子也按百官表駿嘗為御史大夫通鑑誤今刑去京

兆尹

三字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帝欲匡成

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

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

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雲中守

考異曰玉嘉傳云為雲中

太守按文帝時郡守未加太守守之加太蓋景帝制也今刑去太子

匈奴忌之景帝擢

韓安國于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考異曰考韓安國傳乃實

太后用安國為梁內史蓋景帝時謂武帝時非是今改之

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

卷九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免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

刺史卒獲其用天子納而用之

嘉傳冬十月汝南西平

遂陽樛樹卧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髻

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

荀紀

十一月壬子上復令太皇

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

讀曰怠

而外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

行事而禮祠焉

本紀郊祀志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駢

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

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

步賄反

草并祠之河內息夫躬

長安孫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

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開邪臣託往事以為太山

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後日夜祠祭

說詛上欲求非望而後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于杯杓

上灼反

荆軻之變

必起于帷幄事勢如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

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宏上

變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而

退補齋藏板

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祠祭詛上為雲

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

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

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國除

東平王息夫躬傳

時

事連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放寡居共

居用反

養亮

反長信宮御史大夫王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

氏與崇為昏帝以崇為不忠誠左遷為大司農

王吉傳

放棄市

本紀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宏躬皆光

息夫躬傳

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圖

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息夫躬傳

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圖

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

月樹卒自立故處荀紀五右將軍公孫祿為左將軍

執金吾螭音矯望為右將軍光祿大夫蕭育為執金吾

潁川太守毋將隆為京兆尹百官表

建平四年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梟工考反或擷音鄒一枚

傳相附與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

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

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夏京師郡國民聚會

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

卷九

西漢年紀 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富有白

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讀曰豫政事故梁

州刺史杜鄴對曰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

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

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弈男子之事

於街巷阡陌明離闈內與疆外臨事盤樂亢陽之應

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

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指象昭昭以

覺聖朝柰何不應本紀五行志荀紀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

弟尚尙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
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
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
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
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
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
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
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
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

卷九

西漢年紀

哀帝

六

退補齋藏板

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二月辛卯上遂下詔封商爲
汝昌侯

鄭崇傳恩澤侯表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

上董賢女弟旣爲昭儀寵幸皇后日疏后父孔鄉侯
晏嘿嘿不得意沛國桓譚說晏曰昔武帝欲立衛子
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
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事可不憂哉晏驚
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
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
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

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致貽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

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漢桓譚傳考異

曰此事見後漢不得其時今附于董賢女弟為昭儀之後三月丁卯諸吏散騎光

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夏四月山陽湖陵雨血

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五行志五月賜

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本紀秋八月共皇

園北門災本紀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

寢疾未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

卷十九 西漢年紀 宣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說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按脈幾五依反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

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

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

尉賢等發覺以聞咸服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為方陽侯左曹光

祿大夫息夫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考異曰本紀書于三月按

侯表三人並以入賜右師譚爵關內侯食邑又封傅

月辛卯封今從表

太后同母弟鄭渾子業爲陽信侯

考異曰本紀書于二月按業亦以八月

辛卯封當是與息夫躬同日也今從表

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

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眾畏其口見之仄目嘉王

息夫躬傳恩澤侯表

諫大夫鮑宣曰竊見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魁

口賄反

壘音磊

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

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

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共承天地安海內甚

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

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

卷九

西漢年紀 宣帝

吏

退補齋藏板

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曰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

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于前上之皇

天見譴下之黎民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

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

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

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

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

之戒臣宣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

儒優容之

鮑宣傳

是歲丞相司直龔勝爲光祿大夫守

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勝傳百官表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王安爲右將軍建平侯杜業爲

太常百官表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

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上奏上引見躬遂下詔曰聞

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

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監公戶反

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

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息夫

卷三十九 西漢年紀 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躬傳本紀 考異曰通鑑書于明年正月今從漢書本紀書于是年之末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云辛卯朔誤詔

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

陽不調元元不瞻未睹厥咎婁古屢字敕公卿庶幾有

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

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

怨靡所錯千故反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

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僚敦任仁人黜

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

天下本紀丞相王嘉上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

教讀曰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

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

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

以後縱心恣欲法度凌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

卷五

西漢年紀

文帝

二十

退補齋藏板

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

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

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

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

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之欲反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

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

衡見錢多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
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
也寵臣滔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
放斥遂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
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卽位易帷帳去錦
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其皇寢園比比當作憂閔元
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
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賢母
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孝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

卷三十九

西漢年紀哀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
及見親諸官竝貢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
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講羣臣惶惑詔書罷
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
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陛下素仁智慎事
今而有此大譏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陷
厥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

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

王嘉傳按
王嘉此疏

專爲董賢而

原本刪去孝成皇帝以下文義未安今
從本傳補入 考異曰通鑑止書都內錢四十萬萬

遂刊去下兩語溫公之意謂都內爲京師上是總語
下分別而言之耳水衡二十五萬萬少府十八萬萬
共四十餘萬萬計成數而言故總云都內錢四十萬
萬耳以史考之都內令丞屬司農嚴助傳云越人各
爲蕃臣貢酬之奉不輸大內應邵曰大內都內也國
家寶藏屬治粟食貨志云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如此則都內是官名非京師
之謂也都內掌天下之經費既富少府掌天子之私
藏嘉所以言此者蓋是時經費既富而私
藏亦豐通鑑用其一而去其二非其旨矣賢良周謹

宋崇等對策深訟新都侯王莽功德王莽傳時又徵孔

光詣公車問以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

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

則日蝕應之書曰又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

卷五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

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吐

反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音之作歲之朝曰

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

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

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

讀曰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

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

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

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

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

黨援音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

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

以順天也又曰天棐上林反諫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

之所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音然

卷三九

西漢年紀 哀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讀曰悅董賢風讀曰太醫

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皇弟侍中嘉詔獄無所

得乃解後漢相譚傳王莽從弟成都侯邑為侍中矯稱太

皇太后指白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

覺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

屬國都尉削千戶何武傳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

以令行馳道中司隸鮑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

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

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

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

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林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

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

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傳少府董恭為衛尉

表百官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胡首鳴本歲星入太

微逆行于右執法天文志是歲大月氏王使獻浮屠經

受之六典注明帝始至宣帝始受國舉年史賈曰宮車

元壽二年太常杜業坐選舉不實貶為上黨都尉百官

表業有詔舉太常新都侯王莽私從前將軍何武求

卷五

西漢年紀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舉武不敢舉何武傳帝臨崩時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

以與人國無嗣主內外恒懼中常侍王閔白太皇太

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舉手叱賢曰宮車晏

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

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

閔馳上太皇太后王閔事附見後漢張少傳

班固曰漢興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

尤甚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

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

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皇及母后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卷十九

西漢年紀哀帝

五

退補齋藏板

以漢之書世衰欲示其變與平哀帝之

西漢年紀卷三十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平帝

孝平皇帝諱衍

初名箕子

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

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三年六月戊午哀帝崩

太皇太后遣車騎將軍王舜與大鴻臚左咸光祿大

夫孫寶使持節迎中山王奉成帝後九月辛酉中山

王即皇帝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

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

卷三

西漢年紀 平帝

一

退補齋藏板

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酒心自新之

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

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臧及內

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讀曰進不

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

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

紀本

故廷尉梁相復為大理

百官表

按百官表元壽二年

故廷尉梁相復為大理或在哀帝未崩以前亦未可知此本書於平帝即位之後不知何據

元始元年

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平常時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而漢書平帝紀初無舉賢

良方正之文惟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意剛以此時對策原本無此四字當是脫入扶風功曹申屠剛以方正對策曰臣聞王

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瞿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制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闕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外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人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平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厭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

奏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剛嘉之七世孫也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

後漢申屠剛傳

是歲司寇更名護軍

百官表

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民俗與珠厓相類

武帝時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

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數年來還

地理志

夏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遣使者捕蝗民捕蝗

詣吏以石斛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

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平帝

四

退補齋藏板

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

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

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

種之勇反

食六月庚寅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

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

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

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

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

終高年賜食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習如韓福

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兩龔傳

元始三年春正月天雨草五行志詔有司爲皇帝納采

莽文信鄉侯佟徒冬反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

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請以新野田二萬五

千六百頃益封莽辭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

王仁素剛直莽使使者迫守皆自殺莽傳通鑑執金吾尹

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平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其功效則復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

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愼母然賞四子皆至

郡守尙威嚴有治名百官表尹賞傳按百官表元始二年左轉都尉尹賞爲執金

吾一年卒此據書執金吾尹賞病死而二年不書尹賞爲執金吾事疑有脫落

元始四年夏皇后見於高廟本紀徵能治河者大司馬

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

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

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

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

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
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
無溢決之害矣溝洫志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

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
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羣臣議皆曰孝宣皇帝以
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
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
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平帝 六 退補齋藏板

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

縣奏可章元成傳通鑑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本紀

是歲詔書追錄忠臣封王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諡嘉

為忠侯王嘉傳恩澤侯表

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

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古地字之祀樂有合有

別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

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

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

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而無限界故其樂同祀
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墜理
也天墜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詣一也天地合
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詣也天墜
位皆南鄉讀曰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

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

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古畝字以事天墜繇是言之

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用牲一高帝高后

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墜用牲右及黍

稷瘞於北郊其日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

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與集同此

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墜上

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

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

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

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

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

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
道讀曰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

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

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

開天墜之祠五徙焉郊祀志按奏復南北郊祀郊

祀志以爲五年無月日疑當附未之年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

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

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

陷人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于親

則民興于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

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

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

匹本紀夏四月乙未太師孔光薨百官表按原本脫夏

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諡曰簡

烈侯賜贈葬送甚盛如大將軍王鳳制度光傳徵天

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

卷三

西漢年紀 平帝

八

退補齋藏板

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
輅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本紀立左氏春秋毛詩逸

禮古文尚書儒林贊

班固曰自武弟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

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

支葉藩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

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平帝

九

退補齋藏板

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

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五行志

荀紀

泉陵侯劉慶上

書言周成王

按原本脫幼少以下今補入

十二月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

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

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莽傳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

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

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初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平帝

十

退補齋藏板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地理志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形罪以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刑法志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元始中成錢二百八

十億萬餘云食貨志

先兄行甫好嗜班史東西宦仕挈以自隨飲食

起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嘗卽紀傳而有述又考其置官置兵本末以爲總錄脫益貫穿易以編年體爲一代史其他傳記率多採錄蓋又不專以班氏書爲定標曰西漢年紀嘉定辛巳鈔本于臺漕治所學弟儀甫謂余考西蜀圖志得之記載眉山二劉亦嘗爲此書一乃異岳李公之甥異岳以爲不下劉道原余雖未睹然觀志之所稱特不遵班史一字是但銓次年月似無所取舍余旣惜行甫兄弟弗獲與劉同時又以異岳不及見兄此書爲恨也東陽王觀之中甫

卷二十

西漢年紀 平帝

十一

退補齋藏板

